



铁

血

柔

情

泪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I 24.8
138

台湾·独孤红著

铁血柔情泪



农干院 B0058473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铁血柔情泪
(上、中、下)
〔台湾〕独孤红 著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1.75印张 6插页 680 000字

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 000

ISBN 7—5354—0409—X/I·348

定价: 14.50元(套·三本)

目 录

第 一 章	征 途	1
第 二 章	虎 穴	80
第 三 章	神勇霸王	104
第 四 章	惺惺相惜	123
第 五 章	密 探	158
第 六 章	东西两厂	191
第 七 章	威震内行厂	238
第 八 章	技服猛护卫	300
第 九 章	内 哄	327
第 十 章	娇俏玲珑	347
第 十 一 章	多情婵娟	390
第 十 二 章	李生兄弟	432
第 十 三 章	美人恩情	469
第 十 四 章	歌伎公主	515
第 十 五 章	手 足	567
第 十 六 章	铁血除奸令	595

第十七章	追 踪	633
第十八章	真假公主	667
第十九章	重 任	716
第二十章	花 招	745
第二十一章	散花天女	800
第二十二章	情 仇	842
第二十三章	疑 云	877
第二十四章	反 间	917
第二十五章	密室玄虚	952
第二十六章	英雄泪	979

第十八章 真假公主

花三郎离开了南宫玉的住处，脑海之中既是一片混乱，又似乎是一片空白。

手中掌握了几样东西。

却等于是一无所有一样。

找不出这些东西的来处，就无法找出那帮人的藏身所在，也就无法营救肖家父女。

日子拖一天，就一天对肖家父女不利。

花三郎心急如焚，但是急又有什么用呢。

分明，这帮人也在京城里，就眼下的情势来看，在三厂高手的严密部署下，这帮人也离不了京城。

但是，他们究竟躲哪儿去了呢。

京城里该搜的地方都搜了，哪儿能让他们藏身呢。

正走着，想着，倏觉一缕极细的破风之声袭来。

花三郎觉察的时候，那破风之声已近“太阳穴”要害，匆忙间矮身低头，破风声擦顶而过，然后他一个大旋身搜索四周。

看见了，对街一个黑衣人刚垂下手，但却装得若无其事。

他若无其事，花三郎也若无其事，迈步向对街走了过

去。

花三郎这一过街，黑衣人沉不住气了，撒腿就跑。

花三郎立即就追了过去。

黑衣人不走大街，专钻小胡同，但是他脚下毕竟不及花三郎快，跑了两条胡同，花三郎已追近他身后三丈内，眼看伸手可及。

就在这时候，只见前面一条横胡同里转出一条白影，那黑衣人似乎大吃一惊，疾快地伸出了手，而就在这时候，那白影伸手一晃，黑衣人一跟头栽倒。

花三郎同时赶到，抓起了黑衣人，却发现黑衣人的鼻出血，已然气绝。

完了，一条线索又没了。

再看那白影，却看得花三郎猛一怔。

那白影，赫然是位一身白的美姑娘。

真是一身白，从头到脚，除了一头秀发乌黑发亮之外，再也找不到一点别的颜色。

就连那头乌黑的秀发上，都绑了一条雪白的纱巾。

那张娇靥，美艳绝伦，凤目凝威，娥眉带煞，几乎令人不敢仰视。

南宫玉清丽，肖嫣美艳，而这位白衣姑娘，似乎跟南宫玉、肖嫣都不相同。

花三郎这儿犹发自怔。

只听白衣姑娘冰冷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花三郎即忙一定神道：“我正要请教姑娘。”

“问我，笑话，你不在后头追赶他吗？”

“不错，我是在追他，但是我没想到姑娘会用重手法杀了

他。”

“他要出手，我为什么不能自卫？只是没有想到，他这么不堪一击。”

人家这么说，花三郎还能凭什么怪人家？苦笑一声道：“算了。”

丢下了黑衣人，花三郎转身要走。

“慢着。”白衣姑娘一声轻喝。

花三郎转过了身，又转了回来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追他？”

花三郎道：“他用淬过毒的暗器暗算我，我自是要追他！”

“他用淬过毒的暗器暗算你，你跟他有仇？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也许，这是怎么说话的，什么叫也许？”

“我本人可以说跟他扯不上仇怨。”

“那么谁跟他扯得上仇怨？”

“三厂，他们对付的是三厂中人。”

白衣姑娘目光一凝：“你是三厂中人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什么叫可以这么说。”

这位姑娘挺爱训人的。

花三郎居然也听了，“不错，我是三厂中人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我正愁这个人没办法料理呢，现在好办了，你是三厂中人，这个人又是暗算你的人，你料理吧！”

她要走。

花三郎下意识地脱口叫道：“姑娘……”

白衣姑娘冷然回身：“告诉你，这件事既然牵涉到官府，

我就不能过问了，不错，人是我杀的，可是我等于是替你出了气，雪了恨，谁也怪不到我头上来。”

话落，冷然转身走了。

花三郎又怔住了。

等白衣姑娘走得拐了弯儿，花三郎低头再看黑衣人，这次黑衣人的尸体没有蚀化，那是因为他是被人击杀的，而不是服毒自杀的。

花三郎想走，旋即他又停住了，蹲下身遍搜黑衣人全身。

除了一小革囊淬过毒的银针外，别无长物。

灵机一动，花三郎又捏开了黑衣人的牙关，伸两指进去一摸，掏出了一颗如米粒的蜡丸。

显然，这就是那种毒药。

扯下黑衣人一块衣裳，把那颗蜡丸包了起来，小心翼翼的放进怀中。

一阵衣袂飘风声传了过来。

扭头一看，两名西厂大档头如飞而至，两人一怔，忙弓身施礼：“总教习。”

花三郎站了起来：“你们——”

“有个白衣女子报案，说此地出了人命。”

花三郎怔了一怔，心想这位白衣姑娘真周到，当即道：“就是这个人，你们料理一下吧。”

“是！”

花三郎走了。

两名西厂大档头俯身去抬尸体，忽地身躯一震，双双趴了下去，没再动一动。

身后出现个人。

赫然是那位白衣姑娘。

白衣姑娘那动人的香唇边，泛起一丝冰冷的笑意，眉宇间也浮现起一股冷肃的煞气，望之懔人。

好不容易碰上的一条线索，等于被白衣姑娘横里伸手给斩断了。

当然，在花三郎眼里看，她不会是有意的。

人家说了，是出诸自卫不得已。

其实，即使白衣姑娘不出手，那预藏在嘴里的毒药，也会要了对方的命的。

不过，若能及时阻拦，也许能保住对方不死，可是人家白衣姑娘又怎么会知道呢？

说来说去，花三郎怪不到人家头上去。

而且，花三郎也没有怪她的意思。

费花三郎思量的，只是那位白衣姑娘的来处。

以前没见过。

京城里真是卧虎藏龙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

那位白衣姑娘，究竟是外来的呢？还是京城地面上的人物呢？

正费着思量，眼前又是白影一闪。

花三郎下意识的连忙停了步，定睛一看，心头不由一跳，赫然正是那位白衣姑娘。

真是想着谁，谁就来了。

花三郎刚一怔，只听白衣姑娘道：“我原以为京城够大，现在看看，京城还真小。”

花三郎定了定神道：“谢谢姑娘。”

白衣姑娘微愕道：“谢我？谢我什么？”

花三郎道：“谢谢姑娘通知西厂的人，来帮我料理尸体！”

花三郎说的本是客套话。

殊不知白衣姑娘听了以后，脸色微一沉，冷意逼人地道：“你弄错了，我可不是为了帮你，京城重地，天子脚下，我身为官家子民，遇上这等重大命案，理应通知官府。”

“但是姑娘无形中等于帮了我的忙。”

“那是你的想法，我只是尽一个做百姓的本份。”

花三郎有点尴尬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迟疑了一下强笑道：“那么我并没有错，站在官府的立场，我也该谢谢姑娘。”

说完话，他一抱拳，想走。

只听白衣姑娘又道：“你真是三厂的人？”

“是啊，难不成姑娘以为我是冒充的。”

“那倒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不象三厂中人。”

“姑娘是指我的衣着？”

“衣着随时可以更换，也不能代表什么，若以衣着去判断一个人的身份，那跟以貌取人的道理一样。”

“那么姑娘是……”

“你的言行、举止、神态、气度都不象是三厂的人。”

“呃，三厂中人有什么特殊之处，跟一般人有什么不同么？”

“三厂中人的确有他的特殊之处，也的确跟一般人不同，也许是他们的工作、职务的关系，每个人都桀傲凶残，每个人都带着一身煞气！”

“跟三厂人相处这么久了，我倒没觉出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置身在三厂之中，等于是当局者迷，你不是我们这些人，所以你也无法旁观者清。”

花三郎呆了一呆道：“我倒没想到那么多。”

“我举个例子来说吧，就象刚才的事，你所追赶的人，让我为了自卫出手打死了，若是换个别的三厂中人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放我走，说不定把我弄进三厂去，即使不杀我，也会让我脱层皮。”

花三郎不能不承认人家说的是实情，因为三厂的作风如此，普天之下，每一个人所知道的三厂，也复如此。

白衣姑娘见花三郎没说话，一双清澈、深邃、闪漾动人光采，充满智慧光芒的美目瞟了瞟他又道：“不过，以我们这些人来说，宁愿碰上象我所说的那种三厂中人，而不愿碰见象你这种三厂中人。”

花三郎为之一怔：“呃！”

“你是应该知道的，外貌祥和的人，最难提防，你既是三厂中人，内心就一定比别的三厂中人更可怕！”

这位姑娘说话有意思。

花三郎不禁失笑：“姑娘也许没想到，你这句话把你刚才所说，对三厂人的了解，全部推翻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姑娘既认为我是三厂狠人之最，又怎么敢当着我这种话？”

“毕竟我说了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我怕三厂！”

“姑娘不怕？”

“我虽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如今三厂中人遍布九城，闹得

人心惶惶是实情，我若是怕三厂，也就不会在这时候出来走动了，我一不作奸，二不犯科，没有错处落在三厂人手里，三厂又岂奈我何。”

“这么说，姑娘还是不够了解三厂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三厂要是想办人，还管你有没有作奸犯科，是不是有错处么？”

白衣姑娘目光一凝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越发不象三厂中人了。”

“姑娘又错了，这才是三厂中人本色，三厂的作风就是这样，任谁都都知道，但是三厂上头有位九千岁，任谁又岂奈三厂何？”

白衣姑娘深深地看了花三郎两眼，片刻，才道：“我还没有请教……”

花三郎道：“不敢，花、花三郎。”

“花三郎，这个名字好怪，你在三厂是……”

“忝为东西两厂总教习。”

“呃？”白衣姑娘螭首微颌，道：“你就是那位进东西两厂不久，却一步登了天的花总教习啊！”

花三郎微一怔：“姑娘知道我？”

“何止我知道！你的大名恐怕已经响彻九城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了。”

“好说，我倒没想到……”

“你应该想得到，人到了三厂，是最容易出名的。”

这大概是好“名”难出门，恶“名”传千里。

花三郎焉有听不出来的道理，只是他不愿意多争辩，当

初毅然走这条路，就想得到会有这么一天，也正希望如此，又何必争辩。

只听白衣姑娘又道：“东西两厂的教学，这个职位不简单，没有真才实学是难以服人的，没有真才实学，恐怕你也难得一天，你的一身所学是相当好，是高绝。”

“呃！”花三郎又微一怔：“姑娘对我，似乎知道的不少啊！”

“刚才我看见你追人的高绝身法了。”

只那么一眼就知道了，好眼力。

花三郎道：“我要请教……”

白衣姑娘迟疑了一下：“我姓明，日月明。”

明？这个姓可不常见。

花三郎还待再问，只听一阵疾速的衣袂飘风声传了过来，转眼一看，只见东厂两名大档头并肩掠到，弓身施礼，左边一名道：“禀总教习，项总……”

“总”字甫出口，右边大档头瞥见了花三郎身侧的明姑娘，一怔，脸色大变，忙曲膝施下礼去：“卑职东厂韦浩、金奎叩见公主。”

公主？

左边大档头一惊，也及时叫了下去。

花三郎听怔了。

那位明姑娘怔了一怔道：“没想到你们认识我……”

大档头韦浩道：“卑职曾跟随九千岁进过大内。”

公主、大内，那一定是……

花三郎这儿刚一惊，只听明姑娘道：“好了，你们起来吧。”

“谢公主恩典。”

两名大档头叩谢而起。

明姑娘道：“你们刚才是不是提项刚？”

“回公主，卑职等提的是项总教习。”

“项刚怎么了？”

“项总教习传令，命卑职等找寻花总教习回府议事。”

“那么你们去告诉项刚一声，有什么事让他自己处理好了，花总教习跟我在这一儿有事。”

“是，卑职等遵旨。”

花三郎还没来得及阻拦，两名大档头已恭施一礼，飞掠而去，他忙道：“公主……”

“既然让他们认出来了，我也只好告诉你了，我是大公主。”

花三郎弓下身去：“卑职花……”

大公主微一抬皓腕道：“我生平最讨厌那些磕头虫。”

花三郎深深弓下身去：“公主有旨，卑职敢不敬遵。”

“应变快，你大概也不情愿曲膝下跪。”

“卑职不敢，君臣之礼不可废……”

“我不是君，你也不是臣，我微服出宫，如今是以江湖人的身份结交你，大可不必谈什么君臣礼。”

“谢公主恩典，项总教习传卑职回府议事，公主要是没有什么差遣……”

“谁说我没什么差遣，我说了么。”

“这……公主是要……”

“现在京城里纷乱得很，你身为东西两厂的总教习，能放心让我这个公主一个人在外头闲荡么。”

“请容卑职护送公主回宫。”

大公主摇头道：“我现在还不想回宫。”

“那么公主是要……”

“我难得出来，还想到处逛逛，你就跟随护卫吧。”

“这……卑职还有正事。”

“难道护卫公主，不是正事。”

真是，别人求还求不到呢，花三郎居然来个回绝，胆也真够大的。

“卑职怎么敢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，项刚身为内行厂总教习，难道他连这点事都办不了，非你不可，你要知道，要等我找上刘瑾把你耍过来，你就更难分身管你的正事了。”

这可是千真万确的实情。

花三郎暗暗皱了眉，道：“卑职遵旨就是。”

“早这样不就什么事都没了么，走吧。”

大公主转身走了。

花三郎只好跟了上去，他是个懂礼的人，离大公主身后三步，一步不多，一步不少。

大公主扭过头来道：“别忘了，我现在是江湖人，跟上来一点，离这么远，让我怎么跟你说话。”

恭敬不如从命，花三郎只好迈进两步。

“再跟过来点儿，你堂堂东西两厂的总教习，这样跟着我，不等于告诉人家，我这个姑娘家是干什么的了么！”

倒也是。

花三郎只好跟上去过个并肩。

这一并肩走不得了，大公主乌发飘拂，不时地扫着花三郎的面颊，幽香微送，令人好生不自在。

再看大公主，却似乎毫无觉。

花三郎微微离开了些，道：“公主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“别问，跟我走就是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大公主不许问。

花三郎只好不问。

可是这位大公主似乎是漫无目的，东弯西拐，不住地往前走，不知不觉间已走了五六条大街了。

花三郎悬念项刚找他的事，心里急，可又不好再问，正一忍再忍。

忽听大公主道：“你心里很急是不是？”

花三郎忙一定神道：“这个……公主知道，卑职正负责侦办……”

大公主截口道：“我知道你在侦办有人对付三厂的大案子，可是我不信侦办这种案子，比保护一个公主还重要，再说，三厂办这件案子的，也不只你一个人，负责调度指挥的，还有一个项刚，是不？”

花三郎道：“是的，卑职知道……”

“那你还有什么好急的，普天下的事，哪一件不是以皇家为重呀。”

这倒是，皇家的事，应该是高于一切。

花三郎默然了。

也就在这时候，大公主忽然停了步，抬皓腕一指，道：“到了，我就到这儿。”

花三郎抬眼一看，不由一怔，立身处是一条胡同的一头，大公主手指处，两扇朱漆大门，一对巨大石狮，高高的石阶